

朱子學派

朱子叢書
小學書
一派之一

由孔子而後

曾子子思繼其

微至孟子而始著

由孟子而後周程

張子繼其絕至

朱子而始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著作者

梓潼謝无量

△全一冊

學生叢書之一 朱子學派

目錄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朱子傳略

第二章 朱子學術之淵源

第三章 關於朱子之評論

第二編 本論

第一章 朱子哲學

第一節 太極及理氣二元論

第二節 宇宙發生論

第三節 鬼神論

第二章 朱子倫理學

目錄

朱子學派

二

第一節 性說

第二節 心意作用論

第三節 仁說

第四節 致知與力行

第五節 德之修養

第三章 朱子教育說

第一節 總論爲學之方

第二節 小學

第三節 讀書法

第四章 古今學術評論

第一節 道統評論

第二節 異學評論

附錄

朱子門人及宋以來朱子學略述

學生叢書之一 朱子學派

第一編 序論

第一章 朱子傳略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又自稱晦庵。或曰晦翁。又號雲谷。散人滄洲。病叟。後更號遜翁。徽州婺源人也。父韋齋公諱松。字喬年。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朱子宋高宗建炎四年。生於尤溪官舍。自幼穎悟。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就傅。授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即題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子上封事。頗陳修攘之計。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

大學之道格物致知之道。其二言非戰無以復讎。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廷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朱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孝宗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先生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一時權倖羣小。乘閒讒毀。乃因先生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閒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同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真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能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遂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宰相趙雄言於孝宗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孝宗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先生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朱子曰。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有短之者。謂其疏於爲政。孝宗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然前後奏請。多所見抑。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旋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

遷江西提刑未行。朱子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朱子持之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朱子章進呈。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彊官究實。仍令朱子速往旱傷州郡相視。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之。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朱子。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朱子也。十年詔以朱子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

之機。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閒。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嘿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朱子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朱子論易西

銘不合。劾朱子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朱子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彊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辭叔似亦奏援。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曰。朱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朱子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又辭。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

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抹之徒。勢焰薰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又曰。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友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

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公明剛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爲患之日久矣。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

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句考其在。亡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植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於其閒。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朱子力辭。除秘閣

修撰。奉外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朱子悉禁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朱子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復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朱子。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爾。朱子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

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朱子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朱子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復面辭待制。侍講。寧宗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又奏勉寧宗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朱子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朱子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襲御筆還寧宗。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朱子。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

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朱子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朱子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朱子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得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朱子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

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朱子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朱子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朱子。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爲己甚。侂胄意亦漸悔。朱子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譚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朱子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

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朱子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朱子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於羅仲素先生。朱子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

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及朱子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朱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靖獻公。明洪武初詔以朱子之書立於學官。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啟聖祠。朱子墓在崇安之九峰山下。

第二章 朱子學術之淵源

朱子之學。早年出入於釋老。至二十四歲。見李延平。又越七年。三十一歲。紹興三十年始受學於延平。乃盡棄異學。四十以後。則篤守伊川程氏之學。而朱子學術乃大成矣。今述朱子學術之淵源。兼及宋代儒釋之關係。使覽者得其變遷之故焉。朱學淵源。可分爲二。(第一)異學時代。(第二)程學繼承時代。

(第一) 異學時代

洪本年譜二十四歲下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故悟異學之非。盡能掎擊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

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後人或以朱子盡棄異學。實在三十一歲。受學於延平之後。故三十以前。皆不免異學之雜也。朱子始好詩文雜學。又好釋氏之學。亦由當時習尙有然。今分別論之。

(甲) 朱子與詩文雜學。朱子詩文。在南宋實卓然爲一大家。賦擬司馬相如。詩出入陶元亮陳伯玉之間。而文慕曾鞏。至其晚年。猶作韓文考異十卷。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二卷。平生好尙。至老不忘。其究心文學。視諸理學之儒。用功深矣。洪本年譜二十一歲下曰。先是婺源鄉大夫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有詩云。共嘆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座。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又二十一歲時與內弟程洵書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來。乃佳。不如此無以發蕭散沖漠之趣。不免局促於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是朱子此時。已丁詩文。文集卷八十三。跋曾南豐集云。熹年

二十許時。喜讀曾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朱子好南豐文。亦在此時矣。

語類卷百四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此亦可證朱子早年好詩文雜學。後乃悔之也。

(乙) 宋代儒學與釋氏之關係 欲知朱子與釋氏之關係當先知宋時釋氏

之教。其影響及儒學者若何。自晉世羅什。廣譯佛經。當時僧肇之徒著論。頗取老

莊。慧遠創社東南。儒流並集。范寧深於春秋。嘗從慧持受法華經毘曇論。居士如

周續之通五經五緯。雷次宗通毛詩三禮。南北史儒林傳中。何胤張璠之屬。多有

通內典者。蓋六朝以來。儒釋頗有混合之機。唐代佛學益盛。惟韓退之昌言關之

退之最善。柳子厚亦爲慧能禪師即大鑿作碑銘。且云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

十年。送巽上人序退之之徒李翱。作復性書爲學者所稱。而實交惟儼大義兩禪師。又

圭峯禪師宗密。爲華嚴第五祖。著書二百餘種。其最著者爲原人論。及圓覺經畧疏。原人論以儒老二教。攝歸佛教之中。至圓覺疏。則以易乾卦說佛心。以元亨利貞。釋常樂我淨。蓋佛教入中國久。不惟儒者好而習之。卽釋氏之徒。亦頗援儒書以證其義也。

達摩東來。禪宗遂盛。傳至五祖弘忍門下。有神秀慧能二大師。立南頓北漸之別。南宗經唐五代。分爲臨濟。滙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宋時臨濟宗方會出。開楊岐宗。又慧南出。立黃龍宗。前後共成五家七宗。今當畧述諸宗名德。與儒者交游之跡如下。

宋初諸宗。雲門宗最盛。有契嵩者。著鏢津文集。頗論儒釋合一之旨。集中有輔教篇。以佛之五戒十善。比於洪範之五福六極。又作皇極論。中庸解。明儒釋相通。又有非韓論三十篇。力詆韓退之闢佛之謬。當時文人黃晞李覲之徒。皆驚其才。雲門宗又有雪竇重顯。圓通居訥。佛印了元。三人。圓通居訥。與歐陽修善。佛印了元。

又周濂溪所契者也。寒山臥雪記談曰。春陵有水曰濂。周公茂叔所居。於時佛印禪師。兜公寓鸞溪之上。相與講道爲方外交。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嬾白蓮故事。嘉祐中。公通守贛土。尋有譖公於部使者。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佛印聞而述廬山移文寄之曰。仕路風波盡可驚。唯君心地坦然平。未談世利眉先皺。纔顧雲山眼便明。湖色近分堤柳色。田齋新占石谿聲。青松已約爲禪社。莫遣歸時白髮生。公未歸。間復趣之曰。常思湖口綢繆別。又憶匡廬爛漫遊。兩地山川頻在目。十年風月澹經秋。仙家丹藥誰能致。佛國乾坤自可休。況有天池蓮社約。何時攜手託峰頭。公雖究理學。而佛印爲社主。苟道之不同。豈能相與爲謀耶。此茂叔與佛印交游之大略也。

當時臨濟派分黃龍楊岐二宗。黃龍門下有大東林之常總。常總高弟。有無盡居士張商英。著護法論。藏經收之。歸元直指。記黃龍慧南禪師。與周濂溪諸人之關係。曰。濂溪初扣黃龍慧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其略曰。只消向爾自己屋

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爲道。名死可乎。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出附章氏家譜)濂一日扣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爲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笑而已。濂脫然有省。出資鑑及佛印語錄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卽眞實無妄。眞而無妄卽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是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眞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云。濂一日與張子厚同詣東林論性。總曰。吾教中多言性。故曰性宗。所謂眞如性。法性。性卽理也。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交徹。理外無事。事必有理。諸子沈吟未決。濂毅然出曰。性體沖漠。唯理而已。何疑耶。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唯我茂叔能之。出宏益紀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卽易也。無形之理。卽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爲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爲也。原註劉時中所得東林親筆論易之語又尹氏家塾及蘇記季明筆按濂溪之太極圖說。古有謂出自鶴林寺僧壽涯者。或謂國一禪師以道

學傳於壽涯禪師。師傳麻衣。麻衣傳陳搏。搏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挺之。李傳康節。康節卽邵子也。穆修又以所傳太極圖授之濂溪周子。已而周子扣問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東林爲之委曲剖論。周子廣東林之語。而爲太極圖焉。已上雖出禪流記載。其間或不無附益之詞。惟濂溪嘗與當時高僧往還議論。則宜可信也。濂溪開宋代道學一派。二程受業濂溪。朱子又私淑二程。此其淵源所繫。至不可略。故備錄之以俟世之君子考其異同耳。

朱子語類又記楊龜山與常總問答曰。龜山問孟子道性善說得是否。總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總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胡文定遂以性善爲贊嘆之辭云。又歸元直指敍黃龍派靈源性。清禪師與

程伊川之關係曰。靈源清禪師答伊川書曰。妄承過聽。以知道爲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歡。聞公留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師。歷扣殆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爲不足。頃年間聞先師言公見處。今覽公所作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出靈源語錄又嘉

泰普燈錄曰。程伊川。徐師川。朱世英。洪駒父。咸問道於靈源禪師。（按靈源答伊川書。朱子辨其妄見後。）語類及伊洛淵源錄。評程門高弟。游廬山。楊龜山。謝上蔡諸子。皆從禪學入。蓋廬山嘗從開福寧禪師游。所著論語要旨。釋天下歸仁。引龐居士語。謂克己復禮。是存想此道理而已。龜山既親近常總。其評論語。微生高乞醯一章。以爲直心是道場。用維摩經語。謝上蔡以覺釋仁。雖本明道手足痿痺爲不仁之語。終類禪家口吻。故呂大忠聽其說曰。正與尊宿談禪一般。其他陳瓘求道於靈源。惟清禪師及明智禪師。見佛祖統紀及宋元學案。又續傳燈錄。以胡安國爲上封秀禪師弟子。嘗評南泉斬貓公案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此朱子前有名學者與釋氏關係之大略也。

上述黃龍宗之關係。至於楊岐宗之有名者。爲圓悟禪師。有語錄廿卷。雪竇增補。所謂碧巖集者也。圓悟弟子。有大慧禪師宋杲。與朱子早年頗有關。當於後述之。

(丙) 朱子與禪學之關係 朱子十四歲時。父韋齋先生卒。稟遺命受學於劉屏山。劉草堂。胡藉溪三先生之門。屏山名子翬。草堂名勉之。藉溪名憲。草堂藉溪嘗受易學於譙天授。朱子得聞伊洛之學。其淵源大畧始此。然藉溪屏山並好佛學。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屏山有集二十卷。晚年頗論儒佛合一之意。其聖傳論十篇。可以見之。佛祖通載有尤焞潘子善之說曰。朱子十八時。從學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意舉業。搜其篋。僅有宋杲大慧語錄一帙。歸元直指。又謂朱子嘗以趙州狗子有佛性之公案。質於大慧弟子開善道謙禪師曰。熹向蒙大慧禪師開示狗子佛性話頭。未有悟入。願授一言。警所不逮。曉瑩感山雲臥記談載有道謙復書曰。十二時中。有事時應變。無事時回頭向這一會子上。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鑿。不要生知見。不要強承當。如合眼越黃河。莫問跳得過。跳不過。盡十二分力氣打一跳。若真箇跳得。這一跳便干了百當。只管跳。莫論得失。莫顧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便沒

交涉也。是朱子早年嘗好宋杲語錄。且與其弟子往還矣。

宋杲者。江東宣州人。隆興元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明月堂。壽七十五。張浚製其碑文。（見佛祖通載及釋氏稽古略）孝宗詔哀錄其法語書問。普說等收入藏經。杲嘆當時禪徒不重單傳密授。以爲禪者在明佛之心。苟明此心。則知此心非僅是佛之心。卽孔子之心。老子之心。亦不外此。更進而言之。釋尊孔子老子之心。實不出我心之外。所謂赤肉團上無位真人者。此心之謂也。普說卷四與王通判書曰。却將三教聖人所說法。從頭試看一遍。盡說自家屋裏事。更無一字增減。又謂欲明此心。當除二弊。一曰著意。欲由智識入道。空拘言詮。爲理性所羈束。是不免離心與道爲二之弊。二曰忘懷。坐禪者或如枯木死灰。今欲入道明心。奈何忘却萬事。徒任自然。吾之視聽見聞。無非法身之所發露。穢土卽是淨土。故忘懷萬事。付之無何有之鄉。亦不是也。節錄法語卷四
示蘇宣教書按慧可見達磨曰。我心不寧。乞師與我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可大悟。此卽著意不可入道之證。孟子言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亦戒忘懷之弊。宋杲蓋欲立一心之宗。以爲儒釋道三教合一之源也。

宋杲高弟。有無垢居士張九成。字子韶。（見續傳燈錄及宋元學案）子韶初從楊龜山學。後從楚明禪師游。研參趙州柏樹子話頭。一夕往廁。灑然有得。賦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後從宋杲游。論格物。杲曰。公祇知格物而不知物格。又語子韶曰。左右旣得櫛柄。入手開導。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然此語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也。此亦是融合儒釋之意。子韶橫浦傳心錄。卽用此改頭換面之法。以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法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子韶他所著書。當時盛行。後朱子恐其誤人。比之洪水猛獸。見於答石子重書。又雜學辨。中庸辨等。亦論其弊。蓋朱子早年亦從當世風氣。慕宋杲之書。又質參禪之法於其弟子道謙。晚乃灼見其非也。陳北溪答趙

季仁書。謂陸象山曾問禪理於宋杲門下之育王德光禪師。宋元學案及近世方東樹漢學商兌皆本之。茲畧引朱子語類論宋杲及其門人數事。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張湯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如杲佛日。佛日是宋杲別號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宋杲云。如載一車兵器。逐件取出來弄。弄了一件。又弄一件。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此論爲學之法

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問德粹在四明。曾到天童育王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夜靜無事。見長

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問曰。德光如何。滕曰。不問渠法事。自是大管人事云云。

朱子自謂早年出入於釋老。語類諸條。雖不必早年之語。錄之亦略證朱子與宋
杲諸人之關係也。蓋宋時佛學大行。頗與名流相接。儒者之徒。或所諱言。佛門紀
述。又不免從而張大之。濂溪伊川。皆朱子平生私淑之人。說者遂謂其學皆出於
禪。語類百廿六。嘗辨靈源與伊川書之謬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
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己使。是爲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說。固不足信。
卻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恁生地。向見光老。即德光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
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帖。其差謬類如此。又曰。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
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如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
來爲作文矣。其好辨甚也。蓋當時學佛之人。亦好引儒者之徒以爲重。其說本難

盡信。宋之理學。近日多有謂與禪學相近者。故因論朱子異學時代。稍考而記之。
(第二) 程學繼承時代
朱子自二十四歲時。始見李延平。三十一歲。再見延平。遂盡棄異學。至三十八歲。訪南軒於潭州。相與講論。最後乃提出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自此論學多本二程。四十以後。益臻純熟。而其學大成矣。

漢以來儒者。泥於名物訓詁。而罕論大道。故有志精神之修養者。不入於老莊。則入於釋氏。其弊至於唐未已也。韓退之出。乃尊孔子之道。昌言力絀二氏。學者比之於孟子之距楊墨。逮夫有宋。周張二程。相尋而起。益致力義理性命之學。於是孔門精神人格之修養問題。大爲學者所重。卽所謂聖賢氣象是也。至是訓解經書。頗異於古。不屑屑名物訓詁之細。而求諸聖神功化之極。以聖人君子爲歸。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道統相傳之序。孔子尤集羣聖之大成。論語記孔子言行爲最當盡心之書。孟子次之。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中庸則道學之總要。皆

五經之階梯也。爲學之法。在先諷誦此四書。體認其言外之意。以求聖賢之真氣象。近思錄至特設聖賢氣象一門。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亦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跡著。此求之於氣象也。又論語集註。巧言令色。朱註曰。聖人辭氣不迫切。子夏賢賢易色集註。吳才老曰。詞氣之間。抑揚過甚。孟懿子問孝章朱註。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又溫良恭儉讓章朱註。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卽此各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其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此等亦是於氣象求之。實爲宋儒解經之特色。自是以來。學者皆以窺見聖賢氣象爲亟。如論語回也不改其樂。曾點舞雩。回也屢空等章。及中庸鳶飛章之類。幾成禪家中一種公案。恆爲辨論所集矣。

夫學者將學爲聖人。其道何由。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人性皆善。有動於欲。而後陷於惡。故不可不先靜其性。周濂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太極圖說所謂靜者。卽喜怒哀樂之未發之中是也。當時學者。於中庸所謂未發。紛然頗有異解。蘇季明呂與叔等。欲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而求未發之中。伊川以爲如有求之之心。卽是已發。非未發也。蓋謂之未發。謂之中者。其時雖未嘗有見聞。而固有可見聞之性者存。儻一切如枯木槁灰。以求其中。則至已發之際。必有失其和者矣。伊川以此未發之中之一境。非假平日涵養之功。末由見之。在當時諸弟子。或有未盡喻其深者。自是以來。頗爲學者之所致意。至於朱子。而後得其正鵠矣。

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境。以文辭釋之。頗覺其難悟。蓋非嘿識而心通之。終不免皮相之見也。伊川之學。傳於楊時。楊時傳於羅從彥。羅從彥傳於李侗。年譜曰。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游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

之。沙縣鄧迪天啟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朱子二十四歲。將赴同安。特往見之。朱子少時本學於藉溪屏山。語錄曰。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往見延平。然則朱子之學。實由李愿中羅仲素以上溯程子之傳者也。延平答問中。其最要者。亦在先解此未發之中。朱子出入禪學之時。則問趙州狗子有無佛性之公案。今復究此未發之中。以求聖學之階梯。龜山嘗語羅仲素曰。

要以身體之。以心驗之。雍容自得。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嘿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此皆口耳誦數之學也。（龜山文集卷十）

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同四十一答學者其一）

羅仲素始從學龜山。汗流浹背曰。不會此人。空過一生。李愿中自廿四歲。從學仲素。承龜山之餘風。以嘿識體認爲事。四十餘年。朱子所記延平答問。於未發之中。

之說實得龜山之旨要。蓋欲入聖人之道。未有不先體認於此者也。朱子始亦嘗盡心於此。而以爲難者矣。

年譜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春正月。再見李先生於延平。其下引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曰。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問學。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簿領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又曰。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蓋理一或易知。而分殊甚難認。禪學在直觀真理。故尤重理一。卽平等之世界觀。儒教在推至賾之理。故尤重分殊。卽須會得差別之世界真相是也。宋儒每提出未發之中。驟觀頗類禪家公案。又龜山門下。多主靜坐嘿想。亦類禪風。惟細按之。則有不

同。尹和靖嘗舉伊川易傳序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二語。以爲於易理尤切。能會得此。便可通易。延平評之曰。尹說固好。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得此話。延平答問補錄蓋延平之於學。欲學者步步逐漸推究。而自然貫通焉。殆欲以孟子養氣之方。而實行程子識仁之說。非主於一超直悟也。朱子先時似亦有慕於頓悟。嘗評論語予欲無言句。質之延平曰。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非爲門人發也。延平曰。恐不消如此。延平答問紹興三十年。延平與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同上語類百四。朱子自述當時狀況曰。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

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然則朱子見延平之後。始漸脫釋氏窠臼。趣於儒者之大道。延平云看靜中未發氣象。所謂默識心融。冰解凍釋者。固非初學所可擬議。朱子於此。亦頗費鑽研之功也。延平沒於隆興二年。時朱子年三十五。先是朱子嘗答汪應辰書曰。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此書在李先生卒之前一年。書中所云以先生君子之教。卽指李先生也。

當時與朱子相講論啟發者。又有張南軒。南軒名拭。字欽夫。今所傳有張宣公集四十四卷。又其中論語解十卷。孟子說四卷。通志堂經解收之。朱子初見南軒年

月不詳。年譜隆興二年九月如豫章。送張魏公喪。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因與欽夫談論。有與羅參議書云。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此時朱子三十五歲。及三十七歲。有與欽夫數書。論未發氣象。明年又訪欽夫於潭州。蓋當時相與同究未發之說者。以欽夫爲尤密云。

欽夫之學。出於胡五峯。五峯爲胡安國季子。所著知言六卷。爲理學中最要之書。大抵以人性超絕善惡之上。至於心之發現。而後有善惡。故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卽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於已發之際。能加以警覺。使不陷於人欲。則仁心自見也。齊宣王不忍牛之穀觶。代之以羊。卽仁心之見端。可知仁心不滅。仁心覺醒。斯爲了得心體。而後可以應天下之萬變。而各適其適矣。南軒實奉五峯之說。當時以爲湖南學派。先是朱子亦從未發以前氣象悟入。以求人心發見之端緒。而一躍入於聖域。後乃深究程子及其他先哲之書。漸知湖南學派之不合。蓋謂性超絕善惡。及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與

性卽理之性善說不相容。一也。以性爲本體。心爲發現。與心統性情之說不相容。二也。其入手過高。所謂仁心發見者。甚類禪家之工夫。且有蠟等之嫌。與存養持敬相反三也。（參看朱子文集三十一、三十二答張敬夫四十三答何叔京六十七已發未發說七十五中和舊說序等）

綜論當時已發未發說之解釋。約有三派。

（一）呂與叔蘇季明一派。欲脫去一切束縛。置心於湛然虛明之地。以見未發氣象。然其弊迫切而蠟等。特強用力使之悟入。雖名未發。實是已發。不免搖動精神。以心求心。譬如在破屋中禦賊。禦東失西。顧南失北。不如平日涵養持敬。積久心自有主宰也。

（二）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一派。其所說在嘿坐澄心。體認天理。然此一派。偏於靜之工夫。猶明代陳白沙湛甘泉等。朱子始雖信之。後亦懷疑。（參看文集四十七答子瞻第一書五十六答方賓王第一書及語類卷百二及百三）

(三) 湖南學派。其說之有所未備。前已述之。蓋本謝上蔡知覺卽仁之語推之。
(上蔡說自程明道手足痿痺爲不仁說來) 遂偏重發見之心。專於動處省察。
明代王陽明派。謂心卽理。以一心酬酢萬變。與湖南學派相近。

朱子四十歲前。於未發之義。出入於上者三派之間。至乾道六年四十歲時。始發見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豁然有省。以爲求未發已前氣象。及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此二語已盡顯其方法。積年所疑。至是冰釋。乃以涵養持敬。爲學者第一要事。涵養持敬。則精神有主。如秋水湛然。虛明而映萬象。自然得體認天理。然非謂於仁心發見之際。體認天理也。蓋平日之操持。充實於體。於一生活之行動。一以貫之。自能適應萬事。全其中和之德也。(參看文集三十三答呂伯恭第二書三十五答劉子澄第二書五十六答陳羽卿第一書) 更以二者關係言之。則涵養者德性之事。致知者知識之事。有德性而無知識。則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所論六言六蔽之類 有知識而無德性。則無以率之。其害流於玩物喪志。此二者如鳥兩

翼如車兩輪。缺一不可。更以經義證之。

(涵養)

(致知)

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

(易)

約禮

博文

(論語)

尊德性

道問學

(中庸)

養氣

集義

(孟子)

涵養致知二者相須而不可離。程子所謂敬義奉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也。如此則大小精粗本末內外兼備。可以入於聖域。而悟未發以前氣象。朱子自後三十年間議論。不出乎此。知行之關係。朱子與陽明學派。後人頗有異同之論。然知之固重在行。其始不可不重在知。陽明亦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自吳草廬便以朱子偏於問學。陸子主於德性。然據實考之。亦不必然。語類有曰。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

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也。然則朱子於涵養致知二者。有時且以涵養在先。蓋本須二者並重。未嘗有所偏也。綜而論之。自周濂溪以來。修養工夫。以主靜爲第一義。明道慮此靜字。或落於禪。乃代以誠敬二字。誠在於內。而敬則可以兼外。然明道之學。自尤以誠爲重。其識仁篇定性書等。頗可見之。所謂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決非虛語也。至於伊川亦誠與敬並言。然其意以敬卽可以明誠。故專揭出主敬。比於明道。似在外者略多。故自涵養進學。又論格物致知之要也。朱子於兩者之間。雖未有所輕重。然究其學術之全體。誠若有主於歸納。後人遂疑朱子偏於問學。要皆未深考。而誤解當時所謂格物致知之義也。以陽明之聰明。猶以格庭前竹子爲格物。何況其他。昔伊川嘗有論曰。所務於究理者。非道盡究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究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朱子亦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

忽然懸悟也哉。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亦是此意。則知後之論者，未必遽會程朱之本旨也。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以朱子晚年自悔其支離。時程墩篁道一編亦謂朱陸早異晚同。同時羅欽順已疑之。後有陳建學部通辨，陸稼書讀書隨筆，王白田朱子年譜等，一一辨之，茲不具載。

宋儒之學，所以能見其大，迥然與漢以來諸儒不同者，卽在善論聖賢氣象。故學者無不討究中庸已發未發之說，而集成於朱子。朱子之學，又本諸程子，故備論之以見其淵源所自，亦可藉此略窺宋儒之本領也。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年七十一。自四十五六歲以後，其知見愈卓，議說愈圓，嘗與陸象山之金谿學派，陳傅良葉適之永嘉學派，陳同甫之浙學派，大相辨論，壁立千仞，不爲異說所動。茲先明朱子學術相承之緒，而於其破邪顯正之偉業，則暫略焉。但就年譜中，摘其一生所歷之事，尤關於學術者如下。

紹興十三年，十四歲，從學劉屏山、劉草堂、胡藉溪三先生。

紹興廿三年。二十四歲。始見李延平。

乾道三年。三十八歲。訪張南軒於潭州。（與南軒初相見年月不詳）

乾道四年。三十九歲。程氏遺書成。

乾道九年。四十四歲。太極圖說通書解釋及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四十六歲。近思錄成。是年與陸象山諸人有鵝湖之會。

淳熙四年。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或問詩集註易本義成。

淳熙六年。五十歲。建白鹿洞書院。

淳熙七年。五十一歲。張南軒卒。

康熙八年。五十二歲。陸象山來訪。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是年呂東

萊卒。

淳熙十一年。五十五歲。辨浙學。

淳熙十二年。五十六歲。辨陸子靜學及陳同父學之非。

淳熙十三年五十七歲。易學啟蒙孝經刊說成。

淳熙十四年五十八歲。小學成。

淳熙十五年五十九歲。上戊申封事。是年始以太極圖說西銘解義授學者。

淳熙十六年六十歲。作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序。二書定著雖久改易數次至是始序之

紹熙二年六十二歲。與永嘉陳傅良論學。

紹熙三年六十三歲。陸象山卒。

慶元二年六十七歲。落職罷祠。是年修儀禮經傳通解。

慶元四年六十九歲。修書傳。蔡沈書傳本之

第三章 關於朱子之評論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元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

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其穎悟絕人。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特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覩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

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

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閑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斷斷。恩義之浹。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款。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

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蹟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

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樂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竝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立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

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摠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狄。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

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闔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爾。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

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

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竝杜子美數詩而已。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清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繆誤。爲

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竝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絀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嗚乎。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

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皆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

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嗚乎。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西山眞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教者。眞妄是非。不辨而明矣。

敬軒薛氏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又曰。孔子讀蒸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凡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詞也。朱子詩集傳。得此法矣。又曰。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翫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綴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綴念過。蓋得明道談詩意也。又曰。春秋書災異。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未有書於前。而不應於後也。朱子綱目書法。做春秋之意。又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天。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尙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己見。妄有疵議。或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爲聖爲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敬齋胡氏曰。看來朱子只恁勇猛做向前去。更不退縮。朱子直是豪氣。又曰。朱子直是勇。窮理便直是窮到底。作事直是做徹底。又曰。今人有厭讀朱子傳註。以爲太煩者。又有博覽朱子諸書。以資解說者。二者皆非也。憚其煩。厭其卑。此好簡易高大。必流於異學空虛。昔陸子靜惡伊川之言。蓋其天資過於高。大有凌空駕虛之病。與程子收斂謹密實地工夫異矣。況朱子博學精詳。細密纖悉。尤非趨簡徑樂閑曠者所便也。又曰。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旁引議論。以足言內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釋經之意。又曰。朱子體段大約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整庵羅氏曰。朱子年十五六。卽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訛之處。

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消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於南軒。往復論辨。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千百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

顧涇陽曰。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此之謂命世。又曰。象山兄弟。不肯濂溪之無極。又不肯橫渠之西銘。伊川不肯康節之易。獨朱子一一信而好之。且爲考訂釐正。推明其說。以遺來學。至以此取譏蒙訕。不容於世。曾不爲悔。試看此老是何等心胸。何等眼界。何等手段。又曰。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

播弄不得。高明者過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苦於有所束而憚之。孔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論造詣卽顏孟猶有歎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

高景逸曰。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又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又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認爲衍文爾。若實做朱

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又曰。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注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又曰。五經四書注。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劬估兩定下。肯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注中字句。句句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曾用得某許多工夫。卻也看某底不出。其注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真無忌憚也。

第一編 本論

第一章 朱子哲學

第一節 太極及理氣二元論

自漢以來學者言經術則泥於名物訓詁之末。高明之士又多出入於二氏。儒教之根本大義鬱誦而不耀。有宋之初。濂溪周子著太極圖說。立太極爲宇宙之原理。分爲陰陽五行。則萬物萬事於是乎出。乃建純正哲學之基。當時橫渠張子。康節邵子亦各著書。頗究形而上之義。明道伊川又親稟學濂溪之門。復與張邵游處講論。先是橫渠已說理一分殊。伊川言性。畧本橫渠。又推濂溪之意。以陰陽出於道。而有形上形下之別。故曰。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理也。二程全書十六此所謂道卽是理。是理氣二元論之萌芽也。又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理。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同卷四十一此由理氣二元明造化之本。且先理後氣。爲後日朱子所本。又曰。物之名義與氣理貫通。天之所以爲天。本何爲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此不可勝窮矣。同上此以物之名義示理氣

之關係。蓋理氣之名。實創自伊川。朱子乃詳爲之說。而後條理密察者也。

朱子之純正哲學。本諸濂溪伊川。取伊川所立理氣之名。而以理當濂溪之太極。蓋由其橫於萬物之深底。而見時曰太極。由其與氣相對。而見時曰理。故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語類。今先就朱子論太極者言之。語類曰。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此理。靜而生陰。亦只此理。又曰。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又曰。由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又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

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滾將去。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畧少歇。也不是生到這裏。自合少止。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又有問太極理也。理如何有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又曰。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既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理強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動一靜。便是一箇闢闔。自其闢闔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已上並見語類然則理爲宇宙根本原理。卽太極也。理無始亦無終。天地萬物皆不出此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流行天地之間而無乎不在者也。由理而有氣。而有動靜。而有陰陽。而有五行。

萬物所謂一本而萬殊者也。然又曰：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類語蓋謂之理，謂之太極，即是宇宙之實體。一切世界萬物發生之根本，非僅是空理也。

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大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事物。又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並語類蓋太極總是

天地萬物之理，通於哲學與倫理，無所不貫。倫理關係當於後章詳之，茲微引其端。或問康節曰：道

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類語然則太極即是心也。太極圖註

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

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語類曰：問

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此說性是如何曰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
然此性字爲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 又以太極釋中庸已發未發之說曰
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又曰梁文叔曰太極
兼動靜而言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
已發也有箇太極只是一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歛藏於未發之時並語類蓋未
發而靜是太極之體已發而動是太極之用雖動靜有殊但是體用上差別而太
極則一也朱子於哲學倫理並推此太極之理以統之如此

朱子雖以太極卽是理然以理氣決是二物並爲宇宙之原理故朱子實是理氣
二元論也其答劉叔文曰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
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
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兼始
終方是不錯又答黃道夫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

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又答程可久曰。有是理。卽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其察理亦不精矣。蓋太極是理。兩儀陰陽卽是氣。同時而生。以爲宇宙之大原也。

然則理氣對立。本無先後。若必欲推所自。亦可云先有理。故語類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理智。又曰。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曰。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蓋朱子之意。以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語類理氣雖爲二物。而理卽在氣中。故理氣先後。非有劃然之區別可指。但自形上形下分之。則理無形。氣有形。理精氣粗。是以可說理先。然如老氏謂道生

一。一乃生。二則又類於說。今日有理。明日有氣。其區別太甚。便不是也。於是更就人類萬物所以發生。詳論理氣之性質及其作用。語類曰。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耶。後有理。先有氣。耶。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又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

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曰。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又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綜而論之。則氣之所聚。理即在焉。有此理。方有此氣。有此氣。而後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理與氣妙合。而後萬物從以生。此理氣之作用也。有氣。卽有數。以定之。爲宇宙之大法。又專論理氣之於人。曰。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如火得脂膏。便有許多光燄。蓋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或問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此當於宇宙發生論中詳之。

第二節 宇宙發生論

天地之間。只是一氣。有動有靜。就其所以動靜之本。則謂之理。及有動靜。便是氣。理爲實體。氣爲現象。理雖具在氣中。而不可見。故論宇宙發生。但當就氣求之。無論爲人爲物。只能觀其氣。而推其稟此理耳。故語類曰。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蓋理之爲體。平等唯一。而氣之爲用。差別萬殊。語類又曰。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個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前以太極爲理。此以太極爲氣者。前者就實體言。此係就現象及宇宙發生言也。理只是一箇氣。自然便有兩箇。卽陰陽是也。橫渠謂一故神。兩故化。一卽是理。兩卽是氣。神所以爲萬物實體。化故萬物由此發生。天地亦一物。亦氣所生。朱子曰。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又曰。問天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得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是天。蓋天地俱在氣中。故連地下亦是天。列子所謂天積氣是也。又曰。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

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又曰。天居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升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能示人以理。朱子以地居氣中。氣卽是天。氣輕而地重。故地卽氣之渣滓也。當時科學未明。故朱子於天地之論證。或未能如今之密合。然其意固在顯示此理。亦自無有異耳。凡有氣卽有理。氣中之理。卽是生生不已之心。故又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性。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

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說定不得。蓋有心處卽是理。無心處卽是氣。故又曰。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已經生長。則有形可見。故爲無心之氣。欲生之時。無形可見。故爲有心之理。此宇宙萬物發生之通則也。

又譬論宇宙發生之作用。曰。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腕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又曰。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並語類。又論天地成毀。曰。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此所謂不壞者。卽是壞。但不斷絕耳。故又曰。或問

天地壞也不壞。曰：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凡有形有氣，無不壞者。壞已復生，不知其極。天地亦不能不壞。壞已不能不生。氣之作用如此。

氣卽是陰陽。陰陽卽是天地。然所謂陰陽氣者，陰中亦有陽，陽中亦有陰。物物皆然。故曰：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又曰：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並語類又答楊元範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又以呼吸譬陰陽，只是一氣。曰：問氣之發散者爲陽，收斂者爲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爲陽，收回者爲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

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語類蓋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本也。

然陰陽之氣。須於五行見之。五行散爲萬物。五行卽是陰陽氣也。故曰：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別無討陰陽處。又謂五行發生之序。當先生水火二者。故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尙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又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得方凝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又曰：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律呂。則

又重濁爲先。宮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之。羽最後。已上並語類又答黃商伯曰。問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又語類曰。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是得濕的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華也。又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又問黃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是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朱子論五行。大率本諸周程。而兼取康節橫渠。語類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又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爲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溫妄載。

某則以爲此語恐或有之。蓋朱子於論陰陽五行。推橫渠康節並甚至矣。

又就五行之氣在人者而言之曰。氣之精英者爲神。神即理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

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蓋理卽寓於氣中。只是一箇氣。人物得之有厚有薄。而總歸於一元氣。故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又論人物初生時。是由氣化生。以後乃有種子。問初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蟲然。又曰。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惟萬物既稟氣化而生。種子相續。生花成果。自有定數。數盡卽須停頓。種子則自不斷耳。卽前節所引太極生生無窮。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歇者是也。如將使此果實永存。決無是理。有生必有壞。天地亦有時須壞已更生。卽是數也。方其少歇及暫壞之時。前所稟之氣。便已漸散。不能離形獨聚也。

可機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又論數之原理。曰：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已上並語類此言人之壽夭貴賤。由其稟氣有清濁。稟氣一定。便不可改。能察其氣而知之。是謂數矣。

世間風雨雪雹霜露之類。皆是氣所發生。語類曰：橫渠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而下也。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卽爲霜雪雨露。不

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戾氣飛電之類。噎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又問雷電。程子云。只是氣相摩軋。然否。曰。然。又謂雷斧之屬。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朱子論天地間氣象變化。已有近於科學矣。

第三節 鬼神論

墨家明鬼。儒者重喪葬祭祀。亦似重鬼神。然孔子固罕言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充以儒者於無鬼之實。不欲顯言。恐喪葬之禮廢。則倍死忘恩者衆。將示不負死以觀生也。實則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殷懃。非真有鬼神歆享之矣。有宋諸儒。莫不言鬼神之理。至朱子推論益詳。大旨謂鬼神之名。便是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耳。以人論之。則人死氣散。不能久住爲鬼。卽有厲氣。或強制使住終。歸於散。其有見形爲怪。自別是一種妖氣。非必人死所爲。又言祭祀之祖考來格者。以己與父祖一氣。故精誠可以感通。深然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

家精神之語。惟朱子以此事不易解。亦不肯向學者顯言。故語類謂鬼神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的。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做工夫。又曰鬼神有無。豈卒乍可說。便說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其他文集語類。涉及鬼神。詞多含蓄不盡。然大意固自可見。且立論多甚精粹。最可尋思。茲擇而著之。

朱子先論鬼神之原理。語類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一氣卽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峙。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卽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爲魄。魄卽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爲物。精與氣合而生者也。游魂爲變。則氣散而死。其魄降矣。又曰。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

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出煙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强。記事不足。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已上所論。是言天地間公共之鬼神。蓋天地間無非此陰陽之氣。陽便是神。陰便是鬼。推之日月晝夜。人生壯老。魂魄呼吸。有屈伸往來者。皆可謂之鬼神。物物莫不各有陰陽。卽莫不各有鬼神。此言天地之大陰陽。卽公共之鬼神也。古聖賢所稱鬼神。多指此公共底鬼神。故語錄唐傑問近思錄。旣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朱子答之曰。造化

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此亦就公共鬼神言之矣。

世間既有此陰陽之氣。則幽有鬼神。毫不足怪。故語類分別爲三種。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耳。又曰。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說見鬼神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爲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蓋世間旣因此陰陽之氣。而有公共之鬼神。又時感陰陽不正之氣。流爲妖異。亦謂之鬼神。要皆是元氣所生。有正有不正。卽精粗大小之別。未可以正爲有。以不正爲無也。語類又曰。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因說張仲隆曾至

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册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册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爲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爲有之。又南劍鄧德喻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嘗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烟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後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望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謂不知此特虹霓之屬耳。按康節所謂不有不無底人馬。及朱子所謂虹霓之屬。卽陰陽氣之不正者。亦鬼神之妖異。固當偶有之。當時伊川南軒以爲無。而邵朱則以爲不妨有也。然此非論人死爲鬼神。不可不辨。

又論在人之鬼神。以爲人死則氣散。且言輪迴說之非。語類曰。釋氏謂人死爲鬼。鬼沒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又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

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卽前所云溫溫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又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去。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淳曰終久必消了。曰然。又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爲厲之類。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又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又曰伯有爲厲。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又問游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

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已上並言人死氣散。卽偶有暫時不散者。亦終於散。如此則世俗謂人死皆有鬼爲靈怪者。妄也。

又語類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藉溪供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又曰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又問今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魘魅魍魎之爲。建州有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日其家果死一子。此言怪異是他妖物所爲。不得以歸諸人死之鬼也。又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蓋人死魂升魄降。皆歸於盡。故答呂子約書曰。魂陽而魄陰。故魂之盡曰散。魄之盡曰降。降而下也古人謂之徂落。亦是此義。今以聚而不散者爲魄。恐未然。魄亦有不散者如甚

弘化碧是魄所體魄是一物精氣爲物猶言魂魄爲體爾。或又問魂者其氣也。氣化亦語類說。

散魂游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尙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游魂。玩游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曰。程子曰。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游魂亦是此意。

朱子解游魂即是魂散

不蓋離是體魄。卽無所之

而消散矣。雖未皆卽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然人死其氣歸何處。是否仍由此之氣生人。語類有二條論之。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又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從大原裏面發出來。

至祭祀之理。朱子答廖子晦明德一書言之頗詳。今具錄之。子晦與朱子書曰。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爲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瑩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者。正惟祭享一書。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似虛寂。則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

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

子晦書中之義亦頗可玩味。朱子答曰。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尙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旣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

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燐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蠱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

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爲而然者。與異端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爲此之說。所以爲說愈多而愈不合也。蓋朱子旣主人死魂散。知覺亦盡。故謂不可因祭祀之義。而謂爲祖考魂氣不散之徵也。

祖考魂氣雖散。然子孫祭祀。亦有相感之道。全在祭祀者之精神耳。語類。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本是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又有問曰。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

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又答吳伯豐書曰。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泥。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朱子所謂與祖考相感之道。仍重在子孫之氣。卽謝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卽是自家精神也。又語類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此說尤瞭。

世間鬼神靈應。又有係衆人心力所聚而成。語類曰。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輳處。這些便熱。又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

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又問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有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徧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遍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此又鬼神靈應之別一說矣。

第二章 朱子倫理學

第一節 性說

宋世儒者莫不究心人性之說。自周濂溪承易繫辭謂性爲純粹至善。伊川因之。乃曰。性卽理也。理固無不善者。故性善說至是而大明。然樂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則但論性善。似亦有所未備。於是張橫渠始立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其意自樂記來。伊川亦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者此也。朱子極稱伊川性卽理之說。又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二種。天地之性皆善。惟氣質乃有善有不善耳。故推本周張二程。其說益詳。蓋朱子言性。集前世言性者之大成。而

爲後世言性者所不能外。性說於是始定矣。凡前人言性語。朱子皆爲疏解評論之。今掇錄其大要如後。

(甲)性總論

朱子論性。雖本諸張程。然亦自其理氣二元推之。故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又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又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此數語可括朱子論性大意矣。語類又論天與命性與理之一貫。曰。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又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又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作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

合性命爲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曰。伊川言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故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蓋性命同出於一理。故又申之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事。情猶設施。心則其人也。朱子之學。旣以一理爲宇宙之實體。萬物皆從此實體發生。又宗程子性卽理之說。萬物莫不同稟此理。卽同稟此性。故語類曰。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又曰。物亦具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朱子論性。先明人物之性所以同異。其言至爲明備。語類又曰。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又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曰。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

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又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

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
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
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載他家一猫。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又問。氣質
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
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
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
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又曰。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
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又曰。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
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
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
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又曰。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
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只得一碗。至於一桶。

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蓋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紀生。人物變性。俱本乎此。安有不同者。其所以不同者。卽有通有塞。氣爲之也。如堯舜之氣。清明沖和。而生丹朱商均。亦氣偶然如此。天地之氣。與物相通。丹朱商均。本稟物之性。只借人軀殼出耳。此總論人物之性之大略也。

(乙) 氣質之性

語類曰。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兼氣質說方備。又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

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略近似。子有徐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又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又曰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又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正。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又曰。人所稟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袞來袞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蒸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又曰。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裏。理在清底氣中。

如珠在那清底水裏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濁底水裏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裏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又曰。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憫以爲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稟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爲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裏坐。他心裏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麼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又曰。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

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譬繇之生舜禹。亦猶是也。又曰。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爲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爲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爲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於是復評古今論性得失曰。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

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卽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又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尙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會了。孟子說得麤。說得疎略。孟子不會推原原頭。不會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又曰。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荀揚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得一箇氣字耳。又曰。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又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

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朱子謂張程論性之功。在發

明氣質之性。蓋知氣強理弱。則學者知汲汲於變化氣質之事。是以厥功偉矣。故附謙之問於此。以見朱子評諸家論性之微意焉。

宋諸儒言性。以明道生之謂性一章最難解。門人中以此章爲問者最多。朱子一辨而答之。然細心玩索。通達其旨。則於言性之說思過半矣。今先錄明道原文如下。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以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

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命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云。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然第一節尤爲難解。語類中有一二段總解諸節者。餘並解第一節。蓋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及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等語。學者每滋疑問。故朱子不憚詳說之。惟問者非一人。答者非一時。其中語義必互觀乃能明瞭。是以比而錄之。庶覽者得盡心焉。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脈。却亦可曉。上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

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曰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敬夫議論出得太早。多有差舛。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爲拒之。又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處先生所答記得不敢錄。次夜再問別錄在。又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流出。亦不可謂之性。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則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蓋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爲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大抵諸儒說

性多說著氣。如佛氏亦只是認知覺作用爲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甚。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著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如此之大。曰不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邪物。何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卽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夜復問昨夜問生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纔說性便不是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說。饒本云此是說氣問生之謂性一章。泳竊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泳曰。

恐只是都說做性。泳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篋中上面傾水從篋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否。泳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汙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說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泳曰。只是提起那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通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爲仁之端。是頭端。是尾端。叔臨以爲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分。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纔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

或問生之謂性一段。曰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了。又說從清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要認得大意可也。又曰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句。又似有惡性相似。須是子細看。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初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不相誤。只著

工夫子細看。莫據己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爲異方得。

正淳問性善。大抵程氏說善惡處說得善字重。惡字輕。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是氣質之性。蓋理之與氣雖同。畢竟先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又問郭氏性圖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當同。以善惡對出於下。不得已時。善字下再寫一善。却傍出一惡字倒著。以見惡只是反於善。且如此猶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來。曰然。

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言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

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明道論性一章。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就人性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也。伊川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氣質之稟。雖有善惡之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以上

是未有形體如何說。

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天理。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稟。有這物欲。方可言性。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只是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是氣質。要之假合而後成。

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認。

或問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爲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動。酬酢萬殊。爲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語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有兩箇性字。有所謂理之性。有所謂氣質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靜。此生字已自帶氣質了。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只說得氣質。不是理也。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而靜。上面不通說。蓋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只說性。如說善卽是有性了。方說得善。

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兩三說。須子細看。問云。生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卽氣。氣卽

性。它這且是袞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云云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云云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說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著得性字。故才說性便是落於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袞說。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斡出好底說。故謂之善。已上諸條。並自語類擇而錄之。其中語意。雖不免複見之處。取其互相發明也。明時王陽明論性。亦釋明道此段。與朱子之言略有出入。可以參考焉。（參看近編

陽明學派第二編第二章）

古來論性說至糾紛。自程朱立理氣二者爲宇宙根本原理。遂分別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二種。一屬於理。一屬於氣。要之朱子之說。尤爲詳密。論性者至是有條貫可尋。先是朱子既言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同源。又謂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屬氣。一屬理。有問者曰。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爲也。朱子亦以爲然。以爲性則命之理而已。蓋惟天命爲理。通常所稱之命。則皆氣也。孟子云天之降才爾殊。似以才爲理。伊川則云性稟於天。才稟於氣。然則命與才又莫非氣矣。本然之性純是理。氣質之性。理與氣雜。朱子之哲學及倫理。咸以理氣二者統之者也。

第二節 心意作用論

儒家倫理。本近西方學者之所謂動機論。卽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故凡行爲之善惡。多先視其存心如何而判斷之。儒者尤重身心之關係。蓋以此也。然心之體用。宋儒言之始密。朱子加以推闡。益爲詳盡。自橫渠言心統性。

情。朱子以爲擲撲不破。心雖未純乎理。而理亦具於心中。理是實體。心是現象。理無不善。心則有善惡。心之體卽理。心之用卽氣也。氣本有善不善。此心旣包藏善與不善。而由不善反至於善。亦是此心之覺。故曰心統性情。其含藏最廣也。語類曰。心官至靈。藏往知來。又曰。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又曰。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此與橫渠語互相發明。必知心之所以爲心。則善惡之本可得而言矣。

(甲) 心總說

朱子嘗曰。心之體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蓋惟心無對。故爲氣之精爽。而不純是氣。語類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邪。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又曰。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又問心是知覺。性是理。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曰不須去著實通。本來貫通。如何本來貫通。曰理無心則無着處。又曰。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

也。又曰。心與理一。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因笑云。說到此自好笑。恰似那藏相似。除了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皆如此。光明粲爛。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又問心之爲物。衆理具足。所發之善。固出於心。至所發不善。皆氣稟物欲之私。亦出於心否。曰。固非心之本體。然亦是出於心也。又問此所謂人心否。曰。是。子升因問人心亦兼善惡否。曰。亦兼說。或問心有善惡否。曰。心是動底物事。自然有善惡。且如惻隱是善也。見孺子入井而無惻隱之心。便是惡矣。離着善便是惡。然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心。若不是心。是甚麼做出來。古人學問。便要窮理知至。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漸次可復。操存是後面事。不是善惡時事。問明善擇善如何。曰。能擇方能明。且如有五件好底物事。有五件不好底物事。將來揀擇。方解理會得好底。不擇如何解明。又曰。心無間於已發未發。徹頭徹尾。都是那處截。做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此論心雜理氣。兼包藏善與不善矣。

又論心之已發未發與形體之關係曰。問形體之動與心相關否。曰。豈不相關。自是心使他動。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形體亦有運動。耳目亦有視聽。此是心已發。抑未發。曰。喜怒哀樂未發。又是一般。然視聽行動。亦是心向那裏。若形體之行動。心都不知。便是心不在。行動都沒理會。說甚未發。未發不是漠然全不省。亦常醒在那裏。不恁地困。又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塊然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又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此蓋分別本能之行動。與有意之行動也。倫理行爲。則皆屬於有意之行動矣。

又曰。發明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又曰。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生便流行。生生不窮。蓋有心則生生。

不窮。相續不斷而有善惡。有此心方有世間萬事。卽生之義也。

又總論之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然此具許多道理者。指神明不測之心。非謂五臟之心。故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蓋心者實綜合理與氣而成。所以爲神明不測也。

(乙) 心與性情之辨

語類曰。性便是心所有之理。心便是理所會之地。又曰。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箇子模樣。蓋心之所具是理者。以有性故也。又曰。心性理拈著一箇則都貫穿。惟觀其所指處輕重如何。如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雖指理言。然心自在其中。操則存。此存雖指心言。然理自在其中。已上蓋論心性理之一貫。此由程子性卽理說推之。後來陽明力主心卽理說。雖承自象山。而與朱子理在心中

之說亦無以異矣。

於是又論心與性情之別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又曰。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又曰。有是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蓋性是未發。情是已發。故以孟子所說四端爲情曰。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又曰。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道夫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如何。曰。腔子是人之軀殼。上蔡見明道。舉經史不錯一字。頗以自矜。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見明道說。遂滿面發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公要見滿腔子之說。但以此觀之。此卽因情之發動。可以見性之說也。要不

外於一心耳。

又論心所以總包性情曰。在天爲命。稟於人爲性。既發爲情。此其脉理甚實。仍更分明易曉。唯心乃虛明洞徹。統前後而爲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是心亦得。故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文義可見。性則具仁義禮智之端。實而易察。知此實理。則心無不盡。盡亦只是盡曉得耳。如云盡曉得此心者。由知其性也。又漢卿問心如箇藏。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如佛家所謂六窗中有一猴。這邊叫也應。那邊叫也應。曰佛家說心處儘有好處。前輩云勝於楊墨。又叔器問先生見教。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竊推此二句。只在底處兩字上。如穀種然。生處便是穀。生底却是那裏面些子。曰若以穀譬之。穀便是心。那爲粟爲菽爲禾爲稻。底便是性。康節所謂心者。性之邪郭是也。包裹底是心。發出不同底是性。心是箇沒思量底。只會生。又如喫藥。喫得會治病是藥力。或涼或寒或熱。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寒證有熱症。便是情。又以字形證心。統性情之義。曰或問靜是性。動是情。曰大抵都主

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性是有此理。且如天命之謂性。要須天命箇心了。方是性。又曰。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著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又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心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的總腦。教人知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朱子近宗張程。遠稱孟子。以證心爲主宰。兼攝性情。學者當先明心。得其大本所在。乃可與知性情之辨也。乃由性情以論心之作用。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

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又曰。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卽流向去處。又曰。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卽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然則就心之作用而言。不能謂其與性情無別。若就其作用所從出之地而言。又不能區別太甚。故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僮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此就作用言。心與性情之別也。又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無一毫之間。其流行該徧。貫乎動靜。而妙用又無不在焉。故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

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渾淪一物之中。指其已發未發而爲言爾。非是性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隔也。此就心之作用所從出之地。與性情皆在一處。以發與未發而有不同。不可區別太甚也。

(丙) 意志與思慮

儒者觀人之行。先觀其存心。心能存善去惡。以全其性之理。則行爲無不善矣。夫心之未發。本純乎性之理也。及其已發。而後動於情。善惡於是乎生焉。前已論情之發於正者亦是善。惟其不正。始入於惡耳。嘗推心之已發。由情而爲意。由意而有志。由志而成行。其間又必深思極慮。審其是非。從違其志乃定。故意志與思慮。並在心之已發之後。而立於行爲之前也。心與身之直接關係。卽意志與思慮是已。

意志 語類。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

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又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李夢先問情意之別。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又曰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蓋心統性情。意志而志尤重者。以志立則可見諸行事。善惡於是乎著也。氣是身之血氣。志雖立仍須假身之血氣以行之。故恆以志氣兼言。

至是又專論志與意之別。曰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又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

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作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又曰。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善也。按志之本義。卽立作意思。然吾國倫理上。並以志爲善。故曰先志尙志。朱子所以承橫渠而論意志公私清濁之辨也。志之主於立作。而兼有善惡者。始可名志。否則是氣所動之志。不名爲志。能養其氣。則志動無不善矣。此吾國倫理上言志之微旨也。

思慮。思慮本當是屬於意之事。蓋意主經營謀度。卽思慮也。然吾國倫理上之論心意。以窒慾存善。咸賴思慮之功。思慮又宜出於正而不宜紛雜也。朱子答都昌縣學諸生曰。問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足以害事。思無邪如何。曰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蓋凡一事未行之先。爲之決擇其是非可否者。思慮

之事。故答陳安卿云。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又論思慮紛擾曰。或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某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然則思慮所以窮理斷義。爲心之作用之大者。故答吳伯豐又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是行爲未著之前。思慮尤要矣。

第二節 仁說

儒者言倫理上之德。以仁義禮智信五常爲主。而五常又統於仁。朱子論之尤備。蓋實本於明道程子之識仁篇。其言曰。

學者須先識仁。仁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索學。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用皆我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我。須反身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

又安得樂。

(下畧)
全書二

明以仁與渾然之物同體。包括義禮智信。惟識仁則能誠。能誠則反身而樂。倫理上最高之標準。莫大乎是。朱子既承明道之說。以仁爲五常百行之首。至善之源。而又遠推本乾文言之曰德。孟子之四端。故以信屬於誠。以仁義智三者爲統於仁。乃作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慕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曰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

用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累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快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朱子以仁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心統性情。性情之發而得其正者。莫大於仁。故仁可以包貫諸德也。

朱子以天地生物之心喻仁。故以五常百善。皆自生意推之。同爲一本所分。大雅問向蒙戒喻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爲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

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爲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本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又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說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止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蓋萬物萬事。同由於一心。有此生意而生。如就倫理上之善言之。則四德五常皆出於一本。更可細分至於無窮。善亦一無窮。惡亦一無窮也。而善之本卽是仁。以五行配之。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

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如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朱子既謂四德統於仁。而四德中皆有信。如土之寄王於四季。故稱四德而信卽在其中也。

於是又就仁義禮智四德而分論之。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吉甫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曰。說仁便有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又曰。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夏秋冬夏相似。仁義一作禮是陽底一截。禮智一作義是陰底一截。又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

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爲柔。以義爲剛。非也。却是以仁爲剛。義爲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語類又申論仁所包義禮智曰。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理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仁義禮智性也。性無形影。可以摸索。只是有這理耳。惟情乃可得而見。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也。故孟子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蓋性無形影。惟情可見。觀其發處既善。則知其性之本善必矣。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

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貞如板築之有榦。不貞則無以爲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者乃衆善之長也。亨者乃嘉之會也。嘉會猶言一齊好也會猶齊也。言萬物至此通暢茂盛。一齊皆好也。利者義之和處也。貞者乃事之植幹也。體仁足以長人。以仁爲體。而溫厚慈愛之理。由此發出也。體猶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之體。嘉會者嘉其所會也。一一以禮文節之。使之無不中節。乃嘉其所會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利物則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轉義字。愈明白。不利物則非義矣。貞固以貞爲骨子。則堅定不可移。

易德明問仁。曰將仁義禮智四字求。又問仁是統體底否。曰且理會義禮智令分明。其空闕一處便是仁。朱子之言倫理。亦自其形而上學推之。蓋仁義禮智。猶春夏秋冬。始皆自一氣發生。初發者是仁。故譬之於春。譬之於元。可以統三者。必貫通本末而觀。仁之體用乃顯也。

仁既爲倫理上最高之標準。學者但能識仁。則行爲自無不善矣。故求仁爲亟。語類曰。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又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問求仁。曰看來仁字。只是箇渾淪底道理。如大學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又問諸先生皆令人去認仁。必要人體認得這

仁是甚物事。曰而今別把仁做一物事認也不得。袞說鶻突了亦不得。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爲私欲所勝。遇事每每着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守着。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爲春。或曰存得此心卽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爲之。不合於心者勿爲。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卽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

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爲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學者雖以求仁爲亟。然但言其理。不通之於事。則無以見仁於倫理上之作用。故曰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仁者一而已矣。就事上分析之。則有以恕爲仁者。有以公爲仁者。有以愛爲仁者。有以無私欲爲仁者。語類一一論之曰。做一方便事也是仁。不殺一虫也是仁。三月不違也是仁。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又曰。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又曰。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了方能仁。私便不能仁。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又曰。公是仁之方法。人身是仁之材料。又曰。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又曰。仁將公字體之。及乎脫落了公字。其活底是仁。或問仁與公之別。曰。仁在內。公在外。又曰。惟仁然後

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故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又曰公不可謂之仁。但公而無私便是仁。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便是中。又曰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又曰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爲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爲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爲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爲水也。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

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着不知。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又曰。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又曰。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蓋曰恕曰公曰愛曰無私欲。無非仁之一端。而非仁之全體。但能識其全體根本之所在。而後推之於其枝葉。則凡親親仁民愛物之事。莫不在其中矣。

當時程門學者。上蔡以知覺言仁。湖南學派。以愛言仁。朱子以其義俱有所未周。頗論其所以然。今擇錄之。語類曰。

仁固有知覺。喚知覺做仁。却不得。又曰。以名義言之。仁自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本不相同。但仁包四德。苟仁矣。安有不覺者乎。問以愛名仁。是仁之迹。以覺言仁。是仁之端。程子曰。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以公爲仁。畢竟仁之全體。如何識認。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是仁之體否。先生曰。覺決不

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愛分明是仁之迹。浩曰惻隱是仁情之動處。要識仁。須是兼義禮智看。有箇宜底意思是義。有箇讓底意思是禮。有箇別白底意思是智。有箇愛底意思是仁。仁是天理。公是天理。故伊川謂惟公近之。又恐人滯着。隨即曰。不可便以公爲仁。萬物皆備固是仁。然仁之得名却不然。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云云。說亦太寬。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爲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渙焉。遂蹉過仁地。

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會得。

大抵求仁須先克去私欲。故又謂把捉不定。皆是不仁。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也。又謂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去私之後。公心自顯。公是能仁之始也。能公然後能恕能愛。語類又曰。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原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原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原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又曰。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

能恕故也。綜而論之。爲仁不外一心。一心敦篤虛靜。是爲爲仁之本。以敦篤虛靜。乃能去私欲也。去私欲則公。公則仁矣。恕與愛二者。是仁之效。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此就仁字本義而言。若推而達之。凡禮義信智。及一切萬善。何莫非仁之所統乎。

第四節 致知與力行

學者論知與行之關係。有言先知後行者。有言先行後知者。有言知行合一者。而朱子則力主先知後行之說。其條目甚詳。今分別論之。

(一) 總論知行

語類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又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又曰。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

已復禮。又曰。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但只要分先後輕重。論先後當以致知爲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爲重。

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只管相推沒長進。因說一朋友有書來。見人說他說得不是。却來說我。只是踐履未至。涵養未熟。我而今且未須考究。且理會涵養。被他截斷。教人與他說不得。都只是這箇病。

又曰。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

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二) 先知後行

朱子亦以行爲重。而論爲學則須先知後行。此自然之序。不可改也。故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又嘗以致知在涵養之先。窮理在集義之先。又曰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蓋知卽所以窮理。又曰學聚問辨。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

又曰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又曰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

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

又論不先求知之深。而但言躬行之誤。曰。有人專要理會躬行。此亦是孤。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又曰。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傳說云。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古訓何消讀他做甚。蓋聖賢說出道理。都在裏。必學乎此。而後可以有得。又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自古未有說學字。自傳說說。

起。他這幾句。水潑不入。便是說得密。若終始典於學。則其德不知不覺自進也。又曰。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蓋知之既熟。則行自合於善。知未熟而强行。必鮮有可觀者矣。答吳晦叔書論先知後行之不可易。尤詳。今具錄之。其辭曰。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警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彙。讀之。則凡熹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間。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及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

之淺而行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

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五按
峰作復齋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爲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關總老默而識之是識甚底之言正是說破此意如南軒所謂知底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諭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衆理者。又似有以行爲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諭之。觀此書則朱子於先行後知。及知行兼進二說。固皆有所不許也。

(三)窮理

凡人之不善。皆是未行之先。知有所不盡。若夫致知之事。又不外窮理。理卽人

人所自具者也。故語類曰：許多道理，皆是人身自有底。雖說道昏然，又那曾頑然。恁地暗，也都知是善好做，惡不好做。只是見得不完全，見得不的確。所以說窮理，便只要理會這些子。又曰：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頓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箇得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今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梢都不濟事。此言窮理不可不致其極。然理自在人心中，惟其心不存，所以不能窮理。故又曰：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蟲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舊見則朱子所謂胸中之惡雜也。然窮理亦不外一心作用。器遠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項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

又論窮理之要曰：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

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又曰。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及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

多事業。與夫都兪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又曰。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竹椅相似。須着有四隻脚。平平正正。方可坐。若少一隻脚。決定是坐不得。若不識得時。只約摸恁地說兩隻脚也得。三隻脚也得。到坐時。只是坐不得。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適來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又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所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蓋理自在人心中。但盡心以求古聖之恒言。天理之常道。自可得其要矣。

然窮理者不可生怠惰之心。當積漸融會。所得愈多。則貫徹愈廣。而不可勝用矣。故曰。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又曰。今只是要理會道理。若理會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便有二分受用。理會得一寸。便是一寸。一尺便是一尺。漸漸理會去便多。又曰。看得一件是未可便以爲是。且

頓放一所。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又曰。道理無窮。你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三五件。又倦了。蓋是不能包括得許多事。又曰。大凡義理積得多。多。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

然窮理者。卽以一心窮理也。必如何處心。而後可以窮理乎。語類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問又不見他大規模處。又曰。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又曰。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按此所謂主宰。則心是已。又論窮理不透。及有所偏之流弊。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

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悞。又曰。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工夫。皆爲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又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當時有以窮理不必深求者。朱子非之。其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大有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

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四)力行

致知者。所以爲力行也。故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又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又曰。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又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

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又曰。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又曰。學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處。只直去此處。更不可去路上左過右過。相將一齊到不得。然則行之爲重如此。力行之前。固在先致其知。方行之際。尤當斷斷於理欲義利是非之辨。而後立心處事。庶乎得其正矣。今分別論之。

(甲)理欲義利之辨 學者既力行所已知。尤當勉其所未至。故每有所行。必先辨其爲天理爲人欲。此僅在幾微之間耳。語類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又曰。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又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又曰。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又曰。天理

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然天理人欲。當何從辨之。不可不證以事。或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學者惟是時時持此天理與人欲爭。故曰。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割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又曰。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讀書亦不須牽連引證。以爲王如此纏繞。皆只是爲人。若實爲己。則須是將己心驗之。見得聖賢說底與今日此心無異。便是工夫。蓋天理人欲。無非在此心中。此盛則彼衰。此消則彼長也。

然欲存天理去人欲。不外於克己。語類又曰。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爲天理。彼爲人欲。及到做時。乃爲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格。不用著力。自然存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遇中人之資質。須大段著力。無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因說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處。却是人欲。所以爲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從這邊

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會做得第一重。便要做法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蓋克己尤在先。就顯著之事著力矣。

總之天理人欲。不外一心。一心所包。不外善惡。善即是天理。惡即是人欲。善即是義。惡即是利。能先知去惡。則可以爲善矣。故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的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彜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又有問好惡。曰。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然則理欲義利善惡之辨。亦在復其本性自有之懿德。則所判斷無不正。行爲亦無不正矣。

(乙)立心處事 人生斯世。自各有其當盡之義務。故不可不盡心於所事。朱子

嘗論之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皆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易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又曰。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吾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稍如何。蓋能自盡天職者。亦惟先去此心之私意耳。

又曰。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事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鷄。以待來年者也。又曰。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又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

思。或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朱子論行爲之善惡。以爲必先有是善心。而後能行善事。至於所以使之有是善心者。不外平日講明義理。及熟習於此。則應物自能曲當。故能任大事者。其人必有廉恥。必有富貴貧賤死生禍福不可奪之志。此是行爲上最高之人格也。語類曰。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

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又曰。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會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又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又曰。困

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第五節 德之修養

朱子以爲衆德皆出一心。而以仁爲主。其論德之修養。卽心之修養也。人能知所以存心。則應萬事而無不善。今考其修養之法。約有數端。一曰求放心。二曰持敬。三曰主靜。四曰定性。數者亦相爲貫通。輒畧述之。

(一) 求放心

朱子所謂存養之方。以求放心爲首。蓋本諸孟子之說者也。故語類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又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做甚麼人。又曰。未有心不定而能進。

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答項平甫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又答方賓王曰：所諭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此約論求放之要也。

語類又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又曰：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又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又曰：學者爲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又曰。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乃總說其義曰。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

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賭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又論存心之法。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要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又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以達於道。蓋求放心之法。無論動靜。皆須持守。而又不可迫切也。

(二) 持敬

語類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又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尙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又曰。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蓋敬字工夫。至伊川程子始提出。朱子深贊其妙。當時亦有非之者。朱子極辨之。嘗曰。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愛之只是箇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修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浩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又曰。今說此話却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做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

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

至是乃論持敬之方法。曰。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而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又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

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又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做得工夫。只得安排杜撰也。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朱子所謂敬義夾持。卽貫通動靜之意。蓋惟能敬以直內。而後能義以方外也。故又曰。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者守於

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也。

又論省察爲敬之要。曰：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腳去處。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最妙。或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常要自省得。才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習矣。不察人多錯看此一語。人固有事親孝、事兄弟、交朋友，亦有信而終不識其所以然者。習矣而不察也。此察字非察物之察，乃識其所以然也。習是用功夫處。察是知識處。今人多於察字用功，反輕了習字。才欲作一事，却又分一心去察。一心胸中擾擾，轉覺多事。如張子韶說論語，謂察其事親從兄之心，靄然如春，則爲仁；肅然似秋，則爲義。只要自察其心，反不知其事親從兄爲如何也。故夫子教人只說習。如克己復禮，是說習也。視聽言動，亦是習。請事斯語，亦是習。孟子恐人不識，方說出察字，而察字最輕，習字最重也。

(三) 主靜

宋儒多言靜坐。蓋此亦養心之法。而敬義之所從出也。然自與禪家有別。語類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又曰。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疲倦時靜坐少頃可。否曰。也不必似禪和子樣去坐禪。方爲靜坐。但只令放教意思靜便了。又曰。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

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是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然靜坐非必全絕思念。故曰。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塗。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

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又一之間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

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

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

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又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蓋禪家主靜。不免於絕棄事物。宋儒主靜。則將自靜其心。以應事物。觀朱子諸說。亦可知儒釋之所以分矣。

(四) 定性

明道答橫渠定性書。亦關於修養至要。而其義深微。學者每以爲問。朱子恆解答之。或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朱子曰。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則所論甚高也。故著於德之修養之後。明道定性書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非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足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語類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爲說得圓。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擴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也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

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定性爲存養之極功。蓋養之於此心未發之際。則其發也。自然中節。所謂物來順應者也。觀此可見身心一貫之妙。定性書後數語。謂遽忘其怒。非謂便無此怒也。怒亦須合中道。語類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亦必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惟性定則可以動靜如一。內外無間矣。

第三章 朱子教育說

第一節 總論爲學之方

(一) 教育根本原理

朱子以人之生也。同稟此理。同稟此性。故人人有窮理盡性之天職。而聖人之生

於世。則有教人人使之窮理盡性之責任。故曰。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曾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

至就學者一方面言之。則人人當以聖賢爲己任。以學問爲己性分內事。故曰。學

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又曰。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爲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又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已。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旣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袞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孝。爲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爲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又曰。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二) 立志精進主義

人人當以聖賢爲己任。聖賢當以教人爲己任。此朱子教育之根本原理也。人之視聖賢太高。而不敢效慕者。亦以志之不立耳。故立志尤爲學者第一要義。語類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又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

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咏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咏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爲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着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要。做聖人是也。又曰。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又寓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強弱事。又曰。爲學何用憂惱。但須令平易寬快去。寓舉聖門弟子。唯稱顏子好學。其次方說及曾子。以此知事大難。曰。固是如此。某看來。

亦有甚難有甚易。只是堅立着志。順義理做去。他無蹉欵也。又曰。英雄之主。所以有天下。只是立得志定。見得大利害。如今學者。只是立得志定。講究得義理分明。然所謂立志者。必當勇猛精進不斷。學乃有成。故曰。爲學不進。只是無勇。又曰。立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又曰。爲學須是痛切懇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又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入聖。雖然。志者精神之作用也。學者於此。當磨礪精神。剛決向前。未有不成就也。故又曰。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又曰。凡做事。須着精神。這箇物事。自是剛有鋒刃。如陽氣發生。雖金石也。透過。

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至是乃喻精進不斷之方法。曰。爲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工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爲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又曰。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喫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喫也得。不消喫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三) 實用切己主義

朱子教人爲學。以實用切己爲主。嘗曰。近世講學不著實。常有夸底意思。譬如有

飯不將來自喫。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此意。盡方進。蓋學者之事。豈徒炫燿求人知而已哉。固當切實有益于己。乃爲貴耳。語類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揆討得道理。縱使揆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又曰。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或問爲學。曰。今人將作箇大底事說。不切己了。全無益。一向去前人說中。乘虛接渺。妄取許多枝蔓。只見遠了。只見無益於己。聖賢千言萬語。儘自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如何不切己去理會。如今看文字。且要以前賢程先生等所解爲主。看他所說如何。聖賢言語如何。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思量體察。就日用常行中。着衣喫飯。事親從兄。盡是問學。若是不切己。只是說話。今人只憑一己私意。瞥見些子說話。便立箇主張。硬要去說。便要聖賢從我言語路頭去。如何會有益。此其病只是要說高說妙。將來做箇好看底物事做弄。如人喫飯。方知滋味。如不曾喫。只要攤出在

外面與人看。濟人濟己。都不得。又或問爲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常存大綱在我。至於節目之間。無非此理。體認省察。一毫不可放過。理明學至。件件是自家物事。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易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書詩。直是不可不先理會。又如詩之名數。書之盤誥。恐難理會。且先讀典謨之書。雅頌之詩。何嘗一言一句。不說道理。何嘗深潛諦玩。無有滋味。只是人不曾子細看。若子細看。裏面有多少倫序。須是子細參研方得。此便是格物窮理。如遇事亦然。事中自有一箇平平當當道理。只是人討不出。只隨事袞將去。亦做得。却有掣肘不中節處。亦緣鹵莽了。所以如此。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蓋先由切己實用者。逐一參究。然後乃能推而達之於天下萬事。學者切不可忽。

於淺近。徒驚高遠。積小者致大。行遠者自邇。此事本一以貫之也。語類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樣。掃得小處淨潔。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會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好。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克得如此大。又曰。如今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却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又曰。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又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又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此則又舉當時切己實用之目。而推之也。

第二節 小學

教育之事。小學尤要。蓋蒙養以正。則此後之成材可冀也。自周之衰。學校之法廢。小學之制亦亡。有識之士。所爲屢嘆。朱子嘗采禮及諸傳記。爲小學一書。以教學者。其用意至爲深遠。自題其端曰。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

今頗蒐集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朱子既遵程子遺說。於禮記中取大學中庸二篇。以爲學者入德之門。然此皆大學之事也。故又別輯小學與大學對。庶幾古者教人之法。可由是而明。小學采諸傳記。且稱管子弟子職。語類曰。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嘗爲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又曰。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尙德不尙力之事。蓋朱子不滿於管子之學。惟善弟子職耳。

小學與大學之異。朱子以爲大學所教者在理。小學所教者在事。然理事終歸一貫。語類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又曰。古人

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今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又曰。古者小學。已自養得小兒子這裏定。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及其長也。令入大學。使之格物致知。長許多知見。又曰。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又曰。小學是直理會那事。大學是窮究那理。因甚恁地。又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所學之事。所以又曰。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規矩做去。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

朱子以小學工夫爲不可少。後之學者。既不得漸漬古之小學教育。雖年歲長大。仍當擇小學中之有用者補習之。語類又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

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淳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且直理會那事。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那理。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十分。寓作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今都蹉過不能轉去做。只據而今當地頭立定脚做去。寓作根株補填前日欠闕。栽種後來合做底。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力做去。三十歲覺悟。便從三十歲立定脚力做去。縱待八九十歲覺悟。也當據見定割住硬寨做去。

又敬字徹上徹下。可包小學大學。曰。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

未當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如說欽明文思頌堯之德四箇字。獨將這箇敬做撇初頭。如說恭己正南面而已。如說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又論當世教育之弊。曰。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又畧述古時教小學之法曰。天命非所以教小兒。教小兒只說箇義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灑掃應對之類作段子亦可。每嘗疑曲禮衣母撥足母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韻處。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元興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小學所當謹。卽兒童灑掃應對之類。然平日兒童一小舉動。亦不可不嚴。久之自然純熟。易以入德。語類記朱子一事。小童添炭撥開火散亂。先生曰。可拂殺了。我不愛人恁地。此便是燒火不敬。所以聖人教小兒灑掃應對。件件要謹。某外家子姪。未論其賢否如何。一出來便齊整。緣是他家長上元初教得如此。只一人外居。氣習便不同。朱子所論小學。兼家庭教育言之矣。

第二節 讀書法

朱子讀書法。貴於精熟。默識其文句。反覆其義理。而深詆貪多欲速之病。此於學者最有益。嘗曰。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又謂讀書須切己體察。庶於身心有用。不徒究其文字而已。立言皆平易。可以學者師法。茲從語類掇其尤要者數十條如下。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

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

學問就自家身上。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讀書須是看着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沉着痛快。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

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攔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

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住。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賊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摹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看文字當如高舨大艚。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着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着這關。振子方得。只認下着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着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

一生不知年歲之老。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着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搜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崖去。崖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

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近前去。莫思退轉始得。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攢去。不會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會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漑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

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爲人自是爲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瞑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尙且未熟。如何會有益。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着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

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卽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臥。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軀體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

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蠱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蠱心大氣不得。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窆。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斷間。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

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一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靜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虛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得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尙要走作。道理尙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說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別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說。如世上一等人說道不須就書冊上理會。此

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說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別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卓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

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讀詩。

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冊文字看。此其專靜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冊書。看一冊厭。又看一冊。此是甚功夫也。

因僉出文字。偶失僉子。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爲寫下。覆之無差。蓋其人忠寔。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靠著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畧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

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此一段係

先生親書示
書堂學者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儂皎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濃厚。非便儂皎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厚重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

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

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悟。

楊志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

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已上諸條。雖不加詮次。然朱子所論讀書之法。大畧可見矣。嘗謂當時學者。有兩種病。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上種似近禪學。下一種則學者通病。前者失之太約。後者又博而無當。故須熟讀精思。循序漸進。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如源泉之盈科而後進。不疾不徐。庶幾有以得乎博約之中矣。而尤貴體之於身。驗之於事。始不爲徒讀書。其反覆開導之意。一何詳也。古今學者之弊。政復有相類者。輒具錄之。可以觀焉。

第四章 古今學術評論

第一節 道統評論

宋世始有道學之名。學者之論。皆以周程接孔孟之傳。其說至朱子始大定。而大率本之韓退之。退之原道曰。斯道何道也。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

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蓋退之以道統之傳。自堯舜至於孔孟而止。於漢以來諸學者。皆有所不許也。朱子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又曰。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縱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

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徑徑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又曰。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蓋朱子以周程上接孔孟。而以張邵爲輔。此朱子道統說之大略也。

朱子滄洲精舍告先聖文。蓋隱然以道統自任。其詞曰。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久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

厥初。奠以告虔。尙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又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孔子傳之孟子。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狀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道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然則朱子所謂道統相傳之內容。卽是仁義。卽

是一心而已。

朱子於孔門獨推顏曾。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棱合縫。猶有未盡處。又曰。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又曰。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此皆就其氣象言之也。

朱子評周程張邵之語。輒擇要記之。語類曰。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又曰。濂溪靜一。明道敬。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孟子

是箇有規矩的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候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然。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又答汪尙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雖於溫公橫渠之間。則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朱子始事藉溪。後見延平。皆是程門之緒。然朱子自得處爲多。故於程氏門人多有微詞。嘗曰。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又曰。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又曰。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此於程子門人。似謂其皆未能得程子之傳也。

胡文定安國。雖未及二程之門。而與游定夫。謝上蔡。楊龜山友善。三子皆以斯文之任期文定。故文定亦奉程門之學。其從子藉溪名憲。季子五峯名宏。並受學文定。朱子嘗事藉溪。張南軒之學。則出五峯。朱子尤善南軒。故胡氏是程門別傳。語類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又曰。胡藉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又曰。五峯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朱子於南軒最少微詞。極稱其詳於義利之辨。惟曰。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

折。又曰。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至於延平之學。出於羅仲素。仲素學於龜山。朱子厲志聖學。在見延平之後。嘗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或云。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晬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又曰。延平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制行不異於人。真得龜山法門。是朱子對於程門諸子之評論也。朱子於孔孟周程張邵以外。以爲於斯道若有聞焉者。則稱荀卿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爲優於諸子。韓愈於孟子之後。亦謂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朱子嘗於王通續經說綜論之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亦姑記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

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又以荀卿不及王通。曰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鬪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爲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至之間。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去推求。或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雲之學實韓子之

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朱子嘗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朱子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因曰。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朱子對荀董揚王韓諸子。尤於荀揚多貶辭。王韓似有見於道。又各有所短也。

第二節 異學評論

今所謂異學者。非編者之意。以下述諸人爲異端也。蓋據朱子及朱子之徒所言。其人之學皆有較然與朱子異趣者。則入乎是篇。自釋老至朱子同時辨論之人。並及文章之士。凡朱子對之有所批評。咸錄其大要。可以考學術之異同焉。

(一)老莊申韓諸子

語類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又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周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尙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

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曉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語類曰。列子平淡疎曠。又答張敬夫曰。橫耳所聞。無非妙道。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爲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原註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豪髮之間也。

又論莊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智者過之也。如說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論墨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按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

爲孔墨

論管子曰。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湯。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門人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

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皆有這箇意思。

(二) 釋氏

朱子早年亦學釋氏之學。入其中至深。大抵佛教有小乘大乘。程朱所非。於小乘教尤力。至於大乘教則佛教之高者。朱子以爲是巧取吾國老莊之說爲之。蓋大乘教本係晚出。近人固有疑其非佛說者。朱子之說亦有可玩也。嘗曰。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又觀列子偶書曰。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蓋大乘教本後入中國。漢晉之際。多是小乘說。朱子之論釋氏。以其遺棄人事。最與儒異。此就事上言。若就理言。則以爲不出乎列莊之

緒。今掇其最要之說於後。

語類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臟。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皆。是。後。來。中。國。人。以。列。莊。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

又釋氏論曰。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

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列莊之言。以相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旨。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其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尙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

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

朱子論釋氏之教理曰。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又問陰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又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卽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爲有緣。故棄父母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又答吳斗南書曰。佛學之與吾儒。雖略有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

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又答李伯諫曰。來書謂聖門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某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三)蘇子瞻與王介甫

朱子於宋代文學之士。最稱司馬君實。至班之於張邵之間。其次則歐陽永叔。至於劉原父曾子固。亦所推許。且慕子固爲文。此諸人大抵文章尤長。非必有得於道學。其議論亦多有合者耳。當時蘇子瞻王介甫。文采尤爲學者所好。而學術未

出於正。朱子於二家之文。每有所辨論。蓋亦不得已也。

語類。蜚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公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當時有好東坡之文。比之韓退之者。或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蓋文人學術。韓退之最爲朱子所推。歐公猶覺其淺。東坡更不及也。其意似以荆公之學。亦在三蘇之上。語類又曰。老蘇之書。當時甚崇敬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曰。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

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老蘇後作辨姦論以刺荆公。荆公既敗世人以爲知言。朱子獨謂面垢身污飲食不知多寡。卽此謂是放心則可。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

朱子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沒要緊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荆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症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又云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說得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己。俱入於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爲荆公之學自有未是處耳。

又答汪尙書曰。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爲

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誹詆。在今日在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尙權謀。銜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

(四)陸子靜

當時與朱子並立講學者。惟象山陸子。象山之學。偏於尊德行。而略於道問學。朱子以爲其弊。且流於禪。鷲湖之會。雖不合而罷。然象山與朱子固絕相重。以後常貽書往來論學。象山不喜濂溪太極圖說。謂太極之上。不當著無極字。此爲辨論之最烈者。（參看近編陽明學派附錄）其後象山訪朱子於白鹿洞。朱子請其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以示學者。藏而跋之。稱其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顧象山之學。亦盛行於世。朱子平日頗與門人論其異同。茲就語類錄其要者於後。至於朱陸論學之書。及兩家是非之辨。誠不可以勝詳。悉俟覽者之自考焉。

語類。陸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回鄉。但與說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得。又如脾胃傷弱。不能飲食之人。却硬要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與喫不得。若是一頓

便理會得。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至之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先生云。陸子靜不著言語。其學正似告子。故常諱這些子。至之云。陸常云。人不惟不知孟子高處。也不知告子高處。先生語陸云。試說看。陸只鶻突說過。先生因語諸生云。陸子靜說告子也高。也是他尙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能不動。

又曰。陸子靜學者。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又曰。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尙說得好在。

又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箇簡易字。却說錯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過了。乾之體健而不息。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其理而不

爲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又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或問陸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尙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則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有一學者云。學者須是除意見。陸子靜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先生痛加誚責。以爲此三字誤天下。

學者。自堯舜相傳。至歷代聖賢書冊上。並無此三字。某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合做底事。思量去做。皆意見也。聖賢之學。如一條大路。甚次第分明。緣有除意見。橫在心裏。便更不在。做如日間所行之事。想見只是不得已去做才做。便要忘了。生怕有意見。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今只理會除意見。安知除意見之心。又非所謂意見乎。又曰。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又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鋸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

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衰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

又以象山之學。與東萊南軒及浙中之學。比而論之。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便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

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至後世。卽今便是。又曰南軒初年說。却有些似他。如嶽麓書院記。却只恁地說。如愛牛。如赤子入井。這箇便是真心。若理會得這箇心了。都無事。後來說。却不如此。子靜却雜些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南軒却平直恁地說。却逢人便說。又曰浙中之學。一種只說道理底。又不似他實見得。若不識。又不肯道我不識。便含胡鶻突。遮蓋在這裏。又因說人之喜怒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何得。雖曾子顏子。是著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底聖賢。聖人說克己復禮。便是真實下工夫。一日克己復禮。施之於一家。則一家歸其仁。施之一

鄉則一鄉歸其仁。施之天下則天下歸其仁。是真實從手頭過。如飲酒必醉。食飯必飽。他們便說一日悟得克己復禮。想見天下歸其仁。便是想像飲酒便能醉人。恰似說如飲醇酎意思。又曰他是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了。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

(五)呂伯恭

朱子平生朋友中講學友好最篤者。惟張敬夫。杖呂伯恭祖謙。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蓋伯恭好博綜羣論。尤喜史學。其流弊遂爲浙中一派。競尙功利。故朱子後於伯恭多微詞。蓋推究其原。不得不以咎伯恭也。茲亦掇錄。以見學術異同。辨浙學者亦附見一二焉。

語類。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

又曰。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曰。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却不甚理會。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不知是如何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恕。恁地時。他方說不是義。剛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麼學。只是見得淺。

先生問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又曰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一書上加工。又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爲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遷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又曰。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爲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

帝王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鷓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下面工夫又皆疎空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遊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非馬遷爲是

可惜子約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又曰。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佞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爲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太白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尙節義。文字雖粗。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

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爲。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爲。

當時浙中自有一種風氣。崇尚史學。伯恭兄弟亦好之。益張其燄。伯恭實喜兩蘇議論文字。故朱子又謂伯恭是箇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箇輕儇底人。浙學至永嘉永康。益放於功利。而陳同父尤與伯恭相得云。

(六) 陳同父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與朱子善。而不談性理。其言政治。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腴面盎背。則於諸儒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

有一日之長。朱子屢與貽書辨論。每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又曰。陳同父學以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然推同父之學。東萊當日。實有以啟之。故又曰。陳同父縱橫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爲諷說。反被他玩。

又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爲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爲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汗濁。要擔頭出不得。

同父專言政治。尙功利。與朱子辨論諸書。具見兩家集中。朱子稱仁義以紕之。其言至爲詳悉。朱子論政治之原理。可就答同父書見之。而儒家與功利派之不同。

亦因是可見。同父書從畧。特取朱子答書較詳者一通著於後。

文集答陳同父曰。來教絜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閒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旣天地常存。卽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閒。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

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

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歿，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

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卽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閒。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閒。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

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

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爲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爲君子。退不得爲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爲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爲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麤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眞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眞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

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卽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譎譎。無益於道。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朱子之論政治。仍本其哲學倫理一貫之宗旨。以爲不去人欲則天理不能存。不賤功利則仁義不能行。故必正心修身。則自可治國平天下矣。漢唐以後之治。固未足與於此。故深以同父之說。未爲知其本也。

(七) 陳君舉葉正則

陳君舉傅良。葉正則適爲當時永嘉學派之巨子。永嘉之學亦言功利。然不如陳同父之放縱。或巧自蓋匿其實。所言多不曉暢。顧其學者皆好文中子。言政治制度。亦史學之餘風也。永嘉之學其始亦出於程門。至後乃別爲一派。陳君舉嘗作詩說。朱子以書問之。君舉答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

嘗落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劃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講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有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牽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在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或問朱子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

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語類。金溪之學雖偏。然其初猶是自說其私路上事。不曾侵過官路來。後來於不知底亦要彊說。便說出無限亂道。前輩如歐公諸人爲文。皆善用其所長。凡所短處。更不拈出來說。所以不見疎脫。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說一載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爲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拍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拍頭。

語類又曰。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又曰。葉正則作文論事。全

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又曰。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行戶。尙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的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的道理。却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只是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得到這裏。他自也曉不得。他之說最誤人。世間獸人都被他瞞不自知。文集答葉正則書。亦謂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尺牘。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大抵江西之學是禪。浙學是功利。朱子與並世辨論。多在此兩派也。

附錄

朱子門人及宋以來朱學畧述

(一) 朱子門人

朱子嘗論二程門人。無一人真得其傳者。每以爲嘆。然朱子之門。較之二程。又若

不逮。信乎極盛之難繼也。當時及門有名者。如蔡西山元定。及子仲默沈。黃勉齋幹。李敬子燔。張元德洽。廖子晦德明。葉知道味道。李公晦方子。詹元善體仁。陳安卿淳。傅忠簡伯成。徐崇甫僑。輔漢卿廣。楊信齋復。黃商伯灝。石克齋子重。而其造詣精深者。尤推蔡西山父子。黃勉齋陳安卿四人而已。今粗述四人於此。餘則從畧。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早承家學。博聞強記。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從朱子學。叩其蘊。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每來朱子。必留數日。通夕對牀不暇寢。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與元定往復發明。其教人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學者稱西山先生。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等。元定季子沈。字仲默。號九峯。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卽從朱子游。朱子晚

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仲默受父師之託。凜凜焉。嘗若有負。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全祖望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朱學之干城也。而仲默尤篤學有氣節云。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志堅思苦。朱子以其子妻之。嘗云。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於直卿者。不輕。後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卽講席。及病革。出所著書授之。曰。吾道之託在此矣。直卿於朱子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雖暮齡宿疾。未嘗一夕倦也。學者稱勉齋先生。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學於朱子。朱子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別後十年。復往。朱子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下學之功而已。凡三月。朱子卒。北溪追思師訓。嚮道益篤。時人多禮重之。著有論語口義。孟子口義。大學口義。中庸口義。性理

字義詳講等書。而性理字義。尤理學上術語之階梯也。

二朱子之後學

(甲) 宋之朱子學派

自門人以外。宋世私淑朱子之學者。當推魏了翁。真德秀。了翁字華父。號鶴山。邛州蒲江人。嘗自述其爲學之淵源曰。開禧中。余始識輔漢卿。廣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文公平生言語文字。余每過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不去。余既補外任。漢卿悉舉以相畀。蓋鶴山始從學。范雙流子長及薛符溪。絨及入中原。又與李燔輔廣爲友。故平生爲學大旨。一本於朱子。有九經要義。鶴山全集。經外雜抄。古今考等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字希元。號西山。建州浦城人。其學與鶴山並稱。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禁錮善士。西山晚出。慨然以斯文爲任。其言性理之要。大率本於程朱。嘗有大學衍義四書集編。文章正宗。文集等。而大學衍義。明儒者修齊治平之術。

最詳論者以其與朱子之見道同利澤同云。

(乙) 元之朱子學派

元代學者以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人最著。惟草廬近於陸學。魯齋靜修則皆爲朱子之學者。魯齋名衡。字平仲。懷孟人也。值世亂轉魯留魏。出入經傳。泛濫百家之書。居久之還懷。始從姚樞所得程朱書讀之。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所謂簡帙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嘗與諸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陳氏剛曰。許文正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公之力也。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學者稱靜修先生。甫弱冠。作希聖解。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

曰。我固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所著有靜修文集。

(丙) 明之朱子學派

明世陽明一派盛行。而程朱之學反微。惟明初吳康齋薛敬軒。尙篤守伊洛之傳耳。康齋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讀之。慨然有志於道。棄舉子業。絕人事。玩味四書五經諸語錄。二年不下樓。家貧躬耕自給。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述。胡敬齋陳白沙皆其弟子。惟敬齋守其師說。白沙則自爲一派云。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嘗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學問之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學焉。手錄性理大全讀之。遇有得。卽爲劄記。人稱薛夫子。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尤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又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有文集讀書錄等。學者稱敬軒先生。

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餘千人。聞吳康齋講學崇仁。往從之游。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其學惟尊程朱。平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一不主於敬。以爲聖學所以成終成始者。卽敬是也。敬之要在主忠信。求放心而已。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趨。學問工夫。政教基本。尤深闢佛老異端之學云。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也。初究釋氏之學。以爲其理神妙。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至是乃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當時王陽明倡陸象山之說。作朱子晚年定論。整庵貽書歷指其誤。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著有困知記。

(丁) 清之朱子學派

宋自南渡以來。理學則有朱陸二派。元明之際。朱子一派盛行。自陽明出。獨倡象山之學。是後爲朱學者又少。然理學從此分程朱陸王兩派。各不相下。雖有欲調和其間。爲折衷之說。亦終莫之能勝也。清初學者。多承王學之緒。亦有變而從程朱之學者。其淵源可得而述焉。

清初遺老顧黃並稱。黎洲受學蕺山。遂標王學。亭林則力主程朱。同時張稷若。張楊園。陸桴亭。亦宗朱學。亭林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篤志六經。謂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持論悉本朱子之說。而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甚峻。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謂自一身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其日知錄。尤終身精詣之書。

張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學者稱楊園先生。本受業劉蕺山之門。歸乃肆力

程朱之書。嘗曰。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黃黎洲方紹述。蕺山以鼓動天下。楊園曰。此名士。非純儒也。平生言學。恪守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爲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舍朱從陸。尊陳王。詘薛胡。由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異謹嚴。有經正錄。

陸世儀。字道威。號桴亭。江蘇太倉州人。清之學者。恪守程朱家法。當推二陸。卽桴亭與稼書也。桴亭始亦受學蕺山。後乃篤志朱子之學。少從事養生之說。旣而翻然有悟。乃亟棄之。作格致篇以自考。以爲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心如敬天。則天人合一矣。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人之際。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朱子遺法也。著有思辨錄。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清代宗朱子而排陸王最力者。厥惟稼書。所著學術辨。太極論理氣論諸篇。可以見其大旨所在。至詆陽明爲洪水猛獸。以爲言學異

於朱子者。皆當絕其道。勿進。稼書之學。以窮理居敬爲本。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解不墮於佛老。有三魚堂集。此外王夫之、張爾岐、刁包、應撝謙、李光地、張伯行、皆治朱子之學。惟李文貞著書規模較爲博大。餘並顧張二陸之亞云。